看今古舊

最近常會收看「楊乃武與小白菜」的電視劇，開始時是想看看演員的演出，也爲了閒場時間男女主角分別出現的喊冤特寫，尤其李青山之叫「救命」表情和聲線，入戲得令人心胆俱裂，於是便追下去。

可是，一個鐘頭內聽足十次八次，我又感覺到壓力，有點吃不消了，於是在這些閒場鏡頭出現的時候，我例必掩耳閉目，想想也覺得好笑。

朋友聽我說起這些怪象，問我何不轉台或熄機？問題在於我想看該劇，但精神上無法抵受男女主角那聲聲慘呼。

以前的衙門是不是眞有這等不仁道的事，今天雖無生人作証，但有那麼多歷史記載，想亦假不到那裡。

看劇集時看到小白菜、楊乃武所受酷刑（比起日寇所施行的灌辣椒水，竹片插指毒刑已算好了），我想，如果倒霉的是我，恐怕受第一次刑已捱不住。

楊乃武在不斷煎熬下仍然堅持，項强得迹近神話，我懷疑實情有沒有這般嚴重，倘若眞有這樣的人，而迫供與項抗亦絲毫不假，則古人比起我們實在太了不起了。

以今天的角度來看，楊乃武與小白菜不叫「組」矣。少則四位，的確是翻譯名著的新的中外二語文互通的學者是一個人的本事，夠應付的。

魯迅書信集中，有不少致他二弟豈明（作人、啓明、晚號知堂）書，那時他正在從德文及日譯本，翻譯東歐被壓迫民族寫的小說。魯迅是一個對母親對他得意甚至「佩服」的二弟，始終保持傳統中國「孝悌」精神的。其時豈明在西山養病（好似有一年多，住在潭拓寺），精滿了老中青少，伸出廿隻手，搶住「獨奏」那麼多人。

雖然中譯本分上下卷，上卷二八〇頁據一九六九美國哥大之英譯本——佔全書五分二；下卷用索布爾的九年拿皇二百週紀念之勒書原文第六版，佔五分之三，但最後仍請出一位英法兩通的「拿學」專家，通篇校正一過。這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方法吧？尤難得者是：譯的中文本眞是中英文洋氣，也無法文洋氣，豈「信、達、雅」而已哉？

太平小記

話通普講擅長校新大港

日前香港大學的新校長王賡武上電視，他用的是標準普通話，令我高興，時代不同，香港大學的校長不應祇擅英交與香港話了。對香港話劇團，我曾解釋爲用香港話來演出的劇團，話劇正如電影，得用標準語，方言話劇與方言電影須註明何種方言，但香港演粵語話劇幾乎都祇稱話劇而已！「大上海1937」演了兩週抽下，我看試片前，問有關方面是否國語版，知說粵語，有位廣東同文插口：「用上海話對你更好。」我道：「若有國語版與滬語版，老上海都接受國語版，我們對電影、話劇的國語聽成習慣了。我又提到所試那部電影中的黑社會頭子杜月笙是上海浦東人，微時哼哼申曲，以後亦重京劇與用國語的電影與話劇，尤其是京劇，上海人最不重用申曲演變成的滬劇，因此「中國地方戲曲展」中無這劇種，「聯藝」此前也從未請過滬劇團來。吳越語地區，亦素重官話，昔稱官話者，即今之國語與普通話了。五十年前的書翰重文言，上海鄉下人不能寫文言，筆下的白話求其似官話呢！

香港最有歷史而又稱第一號學府的香港大學的校長能說標準普通話，不僅對學生有好影响，後香港的普通話會進步得快，目前已有些所謂「太粒嘢」對不能講普通話而漸漸自卑感了，這是好現象。何日兩局中准用普通話發言？我相是容易等得到的吧？

佛教社會主義

不要以爲提倡社會主義，就一定是無神論者。今之世，有釋迦牟尼的社會主義，有穆罕默德的社會主義。

當然，釋迦牟尼和穆罕默德在世時，還未有「社會主義」這個名堂。假釋氏、穆氏之名倡社會主義者，當然是今人而非古人了。

目前在北京的柬埔寨國家主席西哈努克親王，就是提出佛教社會主義的人。

柬埔寨，原來就是「個佛教國家。一九四一年西哈努克繼外祖父爲九五五年，他把王位讓給其父親，自己組織人民社會同盟。他就在此時提出佛教社會主義。

王位讓出了，西哈努克却担任首相兼外交大臣。

在他主持下，修改了柬埔寨憲法，成立全國代表大會，組織各省人民議會。他用佛教的中道來解釋他的外交中立政策。至於內政，當然也從佛經找到「理論根據」。

如果你怎樣也不明白何謂佛教社會主義，你也會發現，當時柬埔寨的政制，頗有費邊社會主義味道，當時柬埔寨的佛教，也非常鼎盛。

柬埔寨國王（時年十九歲）以後，即着手將佛教和改革政治結合。一九五七年，他就在此時提出佛教社會主義。

藤尾正行氣燄囂張

日本文部省大臣藤尾正行，上台不到一個月，曾於八月中旬，爲纂改日本中學歷史教科書進行辯護，還斥責中會根不往拜祭靖國神社是外交上的軟弱。當時大出風頭，並帶頭前往靖國神社拜祭戰犯東條英機等人，聲稱他就是以文部省大臣的身份去拜祭這些英靈的。

現在事隔又不到一個月，他却又在日本「文藝春秋」雜誌上對記者重彈老調，污衊中國和朝鮮，公開爲日本軍國主義張目。

南韓已對此事，要求日本澄清。但他却很神氣的表示，他對自己的話負責，本文見報之日，不知他已否滾蛋？

有很多迹象顯示，日本軍國主義正在有計劃地緩慢復活。日本文部省，便是他們的一個主要巢穴。

幾年來，他們策動篡改中學歷史教科書，要向青年學生灌輸軍國主義，歪曲侵略中國、朝鮮和亞洲其他國家的史實。他們還策動出版書籍，利用報刊大發謬論。藤尾正行，堪稱其中的一個急先鋒，瞧他咄咄逼人的一些發言，便可以知道，他是多麼囂張，大有老子就是要這麼幹，沒其奈我何？

值得奇怪的是，他是中會根大選獲勝，改組內閣時起用的新人。中會根不會不知他的底細。中會根被他公開斥責，亦逆來順受，若無其事，究竟是什麼道理呢？

吐痰

中的，只是我們自己也不自覺而已。

是在坐地鐵的時候，這一種感覺最爲清楚，當然，也因爲地鐵的成立，是最近幾年的事，香港人已經打倒垃圾虫中挑出，不需要再有什麼提醒我們，也了解到市容清潔是一件人人有責的事。

所以地鐵站內，雖得會見人隨地拋紙屑雜物之類的，而且因爲車廂內嚴禁進食，此就間接形成，連未入車廂範圍，也很少見到有什麼紙屑出現。

在目下的香港，尤其少見的，是那些隨地吐痰的人，可能眞的吐痰大設痰盂，而又嚴禁吐痰在地上，經過了一個時期的適應，一般人自然也就不會再染上這類痰風氣，仍然比現在厲害得多。

可是到了現在，則起碼要入到內地，才覺得許多人仍有吐痰習慣，而內地不論什麼城市，各地遍設痰盂或性質相同的器皿，也非常鼎盛。

香港，大概也會有點進步，或喜歡，拚命的把痰兒不大慎了。由此可見，是新一代的香港人因爲已經完全擺脫了這種本來可以更改的習慣，所以才有這種不同的反應。

雪花風

醒目詩詞

浣溪沙

蟒食山羊

新界畜禽屢受殃，村民無計農山羊。擒蛇則恐會遠章。此物既蒙恩與澤，無人敢去殺和傷。只能頂禮且焚香。

登上高山

「黑上衣，絲長纖，
「雪白美麗的袖口，
「溫柔的話語和擁抱，
「只是缺少了『心』。
「胸懷裡沒有『心』。
「心裡也沒有愛情！
「啊！我竟沉浸在那種虛情假意裡，
「幾乎窒息！
……」是海涅的詩句。

的確，人世間太多假情假意了。假如你能發現那是假意，那是初，少不免會憤怒、痛心、哀傷——但是，你不必如此，你可以學海涅。上面那首詩，還有這麼幾句：

「再見吧！豪華的沙龍，
「再見吧！高貴的紳士淑女；
「我要登上高山去，
「笑着向你們俯視。」

是的，登上高山吧，必須站得夠高，才能看清楚他們的面目，必須站得夠高，你才有資格笑着俯視他們！

「鴉片烟鬼」的謬論

一個有鴉片癮的人間我：「你知不知道，世界上最舒適、最寫意，睡在床上就可以吃的，那是什麼？」

不懂事的孩子，表示不知道，這就是「鴉片」呀，傻仔。幸而我是「傻仔」，沒有去欣賞那種「睡在床上吃」的東西。

吸吃鴉片，要有一張「煙床」、一枝「煙槍」、一盞「煙燈」和一些附件。「鴉片煙膏」放煙盤上，把它燻到「香嘖嘖」。

鴉片本來是作爲藥用的。早在一六八〇年，一個英國醫生曾說過：「在上帝賦予人類的鎮痛藥中，沒有任何其他藥物比鴉片那樣有效了。」

上似乎不見記載。如果查出是誰人「發明」這樣的方法吸吃鴉片的，這人當是千古罪人。

吸吃鴉片？此人似乎不見經傳。那一個國家的人「發明」用此方法吸吃鴉片？書刊上有沒有這樣的方法吸吃鴉片的，這人當是千古罪人。

鴉片本來是作爲藥用的。早在一六八〇年，一個英國醫生曾說過：「在上帝賦予人類的鎮痛藥中，沒有任何其他藥物比鴉片那樣有效了。」

醒目

西星

八面玲瓏

薛后

老人歸老世

昨天晚上，歡樂今宵裡，看到一個關于老人的戲劇化節目，感然于懷。那是一個講觀衆「訴眞情」的短篇，由觀衆的投稿改編，寫的是「眞人眞事」，因此有很濃厚的生活氣息，很眞實，也很感人，有別于做戲咁做的其他劇集。那第一集裡，寫的是一位老人的老無所依——她孫兒都有，却無所依，祇好「隱姓埋名」，自己製造事故，博取醫院及老人院的「收留」。

看到這劇集的時候，正在探訪一位親戚——一位接近八十歲的老婦人。

「唉，老人，歸老世！」她在嘆嘆。

這話是什麼意思呢？「寂寞囉！空虛囉！你地後生唔會明白嘅！」

想起一句老話：家有一老，如有一寶。當我那親戚還有點勁力的時候，她家如珠寶，人前人後誇她精神好，手脚利落。她也常常自嘲：「我呀，名符其實的一家之『主』——賣飯喂賣！」

現在，他們家的經濟比往日好得多，兒孫也尊敬她，再不讓她操勞家務，又讓她獨自住上一個寧靜的小環境，可是她的心境反而不平靜。

一個是劇中人，一個是眼前人，生活條件大有差異，但心境的寂寞是相同的。

抵人到老年，心理生理都起了不少的變化，會覺得親情日漸遠離她，自己却活在一個「老世」的天地裡。那麼對于「歸老世」的人，首先給予精神上的關懷，却是不論貧富，都是容易做到的。

其實香港人的整潔程度，是在不斷改進中的，不論貧富，都是容易做到的。

人多好翻譯

鄭重其事請河北師院與中山大學分工細譯書，勒費弗爾的「翻譯的工作，人多好辦事」，同大學文名立寺）書爲此書的「翻譯組」負責，這種「組」皆非一人（否則不叫「組」矣）。少則四位，的確是翻譯名著的新的中外二語文互通的學者的中外二語文互通的學者的方法。除了極少數的方法。

魯迅書信集中，有不少致他二弟豈明（作人、啓明、晚號知堂）書，那時他正在從德文及日譯本，翻譯東歐被壓迫民族寫的小說。魯迅是一個對母親對他得意甚至「佩服」的二弟，始終保持傳統中國「孝悌」精神的。其時豈明在西山養病（好似有一年多，住在潭拓寺），精滿了老中青少，伸出廿隻手，搶住「獨奏」那麼多人。

雖然中譯本分上下卷，上卷二八〇頁據一九六九美國哥大之英譯本——佔全書五分二；下卷用索布爾的九年拿皇二百週紀念之勒書原文第六版，佔五分之三，但最後仍請出一位英法兩通的「拿學」專家，通篇校正一過。這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方法吧？尤難得者是：譯的中文本眞是中英文洋氣，也無法文洋氣，豈「信、達、雅」而已哉？

非真不語

陸天白

哪一首詩

洛美

告訴我
你喜歡
哪一些起伏

告訴我
你喜歡
哪一處迴旋

哪一首詩
使你遺心地歡喜

哪一首詩
使你流動着淚光

哪一首詩
使你禁不住心跳

哪一首詩
使你急於跟我擁抱

情詩一束

只要識驚

香港有些人懷疑內地專家管理核電廠的能力，要求有香港人參與監管；而內地專家，亦是基本法起草委員錢偉長則直指香港沒有核科技監管。

胡亂雨先生聲大大道：「道即使你不信我，我不信你，大亞灣核電廠只有由外國人去管。」這就是內地和香港缺乏溝通，互不信任的表現啦！內地屢次强調，三十年來發展核工業，操作反應堆，從未發生過任何事故，故此，內地，專家應有能力管理好核電廠。不過，無論內地專家花多少口水，香港有些人總是不信任，即使內地聲言也有能力放人上太空，香港有些人仍然對內地的科技表示懷疑。內地爲了證就香港人，所以大亞灣核電廠在投產頃五年，主要由外國專家管理。但香港人仍然不信任，要香港親自派人參與監管。香港人有能力參與嗎？胡亂雨先生道：「香港人雖然聰到反應堆也脚軟，但能夠有份參與監管，也覺得過癮。」

其實講香港人參與監管亦無不可，他們不必懂，只要識驚，對監察核電廠安全亦會有作用。

香港人物

香港貨

日本時裝成爲「種潮流，可能令得多人始料不及。過去，時裝的先驅是法國，人們開口說的都是法國時裝。今天，法國時裝仍然有它的地位，但是，由於法國貨的價錢大大地超越一般人的消費能力，因此，也是「曲高和寡」，只能是一部份人「欣賞」。

香港時裝其實在世界上有一定地位，因此，香港時裝出口，佔出口值一個相當的比例。但是，人的心理很奇怪，「本地貨唔睬」，但港人並不那麼欣賞。

不過，香港人在本地購買的日本時裝，很可能是香港製時裝的製品。最近與太大選購時裝，這家號稱日本時裝的公司，出售的貨品其實都是香港製。

這家公司的時裝，商標全部日本文。不懂日文的人，因然當作是日本貨，就算是懂得日文的人，也可能把它當作日本貨。這裡唯一的漏洞，沒有寫明是日本製而已。

安焦眼

魯菲士

大塊小品

玫瑰

曉叔

水陸草木之花，禮賴蕤繁，但其名稱不是從木就是從草，只有玫瑰花，其芳名竟從玉，與草木無關。本來石之美好者曰玫，圓好曰瑰，而火齊珠亦名玫瑰。但不知爲何這種關於蕾蕊科的植物花朵，竟亦以玫瑰名之。

玫瑰實是人皆愛之，我國栽植玫瑰也很早，「西京雜記」便說漢武帝的樂遊苑中有自生玫瑰樹。則遠在西漢，我國已栽培玫瑰作爲觀賞植物了。唐人有詠玫瑰詩云：「宮粧臨晚日，鎖段落東風。無力春烟紅。」多愁暮雨中。不知何處意，深淺兩般又徐寅有移植玫瑰花詩云：「芳菲移至越王台，最是薔薇好並栽，襯艷盡憐勝綵繪，佳名誰贈作玫瑰。」「西湖遊覽志餘」：「玫瑰花，類薔薇，紫艷馥郁，宋時，宮院多採之，雜膩脣以爲香囊，氛鬱裊裊不絕，故又名排衙花。」貴官則以排衙花作劍兒供筵。

世情

華話

客好

以前到鄉下去做客，留着食飯，親戚見是城裡來人，恐怕怠慢，盡量用魚呀肉呀，都是大盤大碗的，而且不論什麼，必定炒上肉呀鷄也，認爲這樣才夠面子。而又不理你是否食得完，或喜歡，拚命的把鷄苦的，這可以說是農村式的好客了。不過菜做多了，因爲名堂是請客，其餘人亦有機會吃一餐豐盛的，平時想食，出師無名，總不好意思。

此間有些機構請客，有些職員亦利用這樣的機會，盡量叫些貴菜唔飽的東西。尤其是那些同內地有關的，動不動就是海鮮、鮑翅，似乎不那樣就不夠體面。而有些大世家請客，他們學足老番，用四菜一湯簡單而精美。老番請客通常是頭盤、主菜配沙律等，最後來個甜品，至麵包果占及牛油，芝士則任你食。有的朋友去做客，食不慣，常常返家須食雲吞麵，但外國人吃中國菜，出來常說多的吃不消。是不是菜多就是好客呢？我想的是相反。最好是恰到好處最佳。

戰之古中計估樣怎生先衍覆

「個問題，等待着答案。一個懸案，等待着解決，一個大胆的想象，等待着輝煌的實現。一個將信將疑的勝利，等待着爆炸性的歡喜。許多信將疑的勝利，等待着爆炸性許多話，都留着在那個時候說。許多歌，留着在那個時候宣揚。那個時候就快到了。然而，在決戰前夕，幾天，就是一段很長很長的時間。

數着日子，算着時間，留心着電訊的報道，細看記者對戰況的描述。過了一關又一關。看情形，中國女排要跟古巴爭奪冠軍了。對古巴來說，這個冠軍是她們想望很久，志在必得的果實。對於中國女排，這個冠軍，却是使全世界震動的奇蹟。兩樣都是勝利，但是中國女排的這次勝利，有着非常深刻的意義。

這次中國女排的勝利，將使人發現許多現在還不太理解的事實。因爲這次的勝利，始終保持傳統中國「孝悌」精神的。其時豈明在西山養病（好似有一年多，住在潭拓寺），精滿了老中青少，伸出廿隻手，搶住「獨奏」那麼多人。

雖然中譯本分上下卷，上卷二八〇頁據一九六九美國哥大之英譯本——佔全書五分二；下卷用索布爾的九年拿皇二百週紀念之勒書原文第六版，佔五分之三，但最後仍請出一位英法兩通的「拿學」專家，通篇校正一過。這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方法吧？尤難得者是：譯的中文本眞是中英文洋氣，也無法文洋氣，豈「信、達、雅」而已哉？

尚京專欄

他說：「這兩年來，我們的平衡球，怕路易斯的猛烈，弱點。她們體力好，爆發力强，特別是經不起挫折。我看了黃河孟那場比賽，也就『瘋』起來了。我們還是發揚快速多變敢於拚搏的特點，同時要力求心理上的穩定。」

信，談論這次的勝負得失。

利，是在千難萬難中得到的。

也許正因爲如此，八十六歲的老前輩夏衍先生，都要給郎平寫「寂寞囉！空虛囉！你地後生唔會明白嘅！」

面壁

薛后

孝道

市井吹彈

徐真

母，將來自己的兒女也可依樣畫葫蘆。不過這個道理雖易懂，但今天那些爲人子女的，要他們奉行却很不容易。現在聽老一輩人閒話，絕大部份都在訴說自己受到下代的疏忽，有些簡直有被遺棄的感覺。一些人千辛萬苦把兒女撫養成材，如今竟被看做兒女的累贅，被擯出他們生活之外，不免悔恨當初爲什麼這樣傻。現在老一輩流行的說法是金錢最親，有了金錢才可以安享晚年；倚靠兒女是不切實際的。一般的是：兒女情況，這病也相當於古人所說之「瘟疫」，實際上若有染此病而不治者，是以嬰兒和老弱者爲多，青壯年是較易治愈。雖然「瘟疫」是傳染病，在更早期還有「雜盧、扁亦無所施矣，以枯魃獨存，化源已絕，不復滋生也。」

徐文炳本（「瘟疫論」清刊本，吳有性著，刊于道光年間）則說：「癘疫」或「疫癘」之名，但「瘟疫」是否確屬「流行性感冒」？目前似仍未有明確的論斷。

陳方之先生在「急慢性傳染病學」中，論及流行性感冒病，曾有下說：「至於各個病例的判斷，其豫後，大概老人不良，妊婦不良，有慢性病而體力衰弱者不良，合併證起時不良。」

這似和「老少參之」之說近高。

瘟疫與流行性感冒

話說浙江中醫研究院年在港居住，當知當年編著之「瘟疫論評注」，發生之「流行性感冒」，其中有說：「雜盧、扁亦無所施矣，以枯魃獨存，化源已絕，不復滋生也。」

從以上兩段文字看來，徐本說得較爲合理。

春秋雨

窗外窗

文君

「春風秋雨」寫兩對母女的動人故事。一個是美國黑人母親，一個是白人母親。她們雖然身份不同，生活背景不同，經濟地位不同，但他們却有人類共同的感情。那就是對自己子女的疼愛——偉大的母愛。

而影片更突出的是這個黑人母親對女兒表現出來的母愛。在那個種族歧視相當嚴重的社會裏，這個黑人女兒無論上學，跟男朋友談戀愛、上班工作以及進行社交，都受到別人的歧視。因爲她是黑人的女兒，追上母親的靈車，並撲在母親的靈柩上呼天搶地的痛哭，懇求母親的原宥，但一切已經遲了。影片用了相當生動的情節，細膩地刻畫這位黑人母親的母愛。這是一首母愛的頌歌。

生活中，母愛對子女是無私的、偉大的，這是人類的本性。但並不是所有爲人子女者都能夠理喻母愛的偉大的，也不是所有爲人子女者都能夠諒解、體貼母親之養育之恩的。

寸草尚且能夠報春暉，況人子女，也總有時的嗎？

安妮：「那麼，你同意的嗎？」

茶迪：「哦，有的，我多買一根圓點。」

增和橋

某村之東，有橋一座，名增和橋，某日一秀才同「和尚携妓飲於橋側，席間和尚倡一酒令，即以增和橋三字爲題，各述自己本行，以佐酒興，遂首倡之曰：「有土也唸增，無土也唸會，去了增邊土，添人便成僧，僧家人人愛，愛他好自在，又吃酒，又吃菜！」秀才接令曰：「有口也唸和，無口唸禾，去掉和邊口，添斗便成科，科家人人愛，愛他好文才，又吃酒，又吃菜。」最後輪至妓女，亦接令道：「有木也唸橋，無木也唸喬，去了橋邊木，添女便成嬌，嬌家人人愛，愛他兩大塊，一個奶和尚，一個奶秀才，又吃酒，又吃菜。」

妙題鳩鵲

楚中有嘲官某，妻妾不睦，即實客在堂，往往鬧聲自內外洩。某日一詞客謁嘲者，值其內鬨，嘲者甚苦之，欲借端以亂其聽，會廳上懸鳩鵲一幅，乃指謂詞客曰：「君善於品題，試爲老夫咏此圖可乎？」客因借題譏之曰：「鳩雨鵲求晴；老天却也難張主，落雨不成晴不成！」

歡樂家庭

家庭衛生講座

主講者：陳醫生

一飲一食常應注意衛生

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

早晨提前卅分鐘起床，做一些輕微的活動，呼吸點新鮮空氣，刷牙洗臉再吃早飯，可增加食慾和有利消化。

吃飯時莫說笑，雖然食道和氣管進口在隔鄰，但因爲吃飯的咀嚼和吞咽過程，故食物不會誤入氣管。如果一邊吃東西一邊大聲說笑，就會影响和破壞吞咽動作的每天按時進餐的習慣，可訓練腸胃的活動，使它活動有一定的規律，到吃飯的時間它就分泌胃液，形成習慣來消化吸收食物。

胃腸最忌進食不定時和無節制。進食不定時會使吃食物和消化液分泌的協調發生紊亂，既影响食物消化吸收，又會造成胃腸機能衰退，引起胃病。

飲食無節制，尤其是暴飲暴食，最傷胃部。雖然胃伸縮性很大，但大吃大喝使胃的負担過重，日久會使它受到傷害。

早飯是午前進行活動的重要能源，應該重視質和量，應該攝取一天所需要的整個營養量的三分之一以上。早晨不吃或少吃東西，容易引起低血糖，沒有精神，注意力不集中，甚至頭暈、出汗和吃飯過早，會使人受到傷害。

紅花酢漿草

每年初秋，氣候稍覺轉涼後，在園地上就有不少形如風車的酢漿草萌長，植物本屬野生草芥，但在今日園藝上，已演變成盆栽，經過改良後，成爲一種很漂緻的盆栽植物。在歐、美各地，植物是受到歡迎的。

但在香港，紅花酢漿草仍未受到注意。由於野生的酢漿草在郊野或半山，到處可見，而且在園地上野生，生長力特强，影响其他植物。故此，在園藝上，乃是令人「討厭」的一種野草。話雖如此說，在盆栽上，植物的形態自然是改觀，細巧的葉及紅色的花朵，同具觀賞價值。在花葉並茂之際，就不會視作野草開花看待。

戀之花

花之中，最惹人的、最塊壘的、最浪漫的，我首選玫瑰；別說隨街都有或人人都喜歡，那會變得隨便和庸俗，我覺得唯其如此大衆化，才見得它的永恒，怪不得亦舒的小說，以玫瑰作主角的不知凡幾。記得以前讀教育學院時，一位男同學力追一位女同學，每天都送對方一枝黃玫瑰，幾乎令那女孩子招架不住。雖然最後未能成功，但這美麗的故事，已爲我們傳誦一時。

不過玫瑰維持時間短，一兩天便「明日黃花」的，教人可惜。反而我愛插些耐久點的，尤其喜愛插白色的花，白花襯着滿盆綠葉，放在鋪着的黃色枱布上，淡淡的、幽幽的，彷彿爲逸之士。

夏天最好插薑花，可以帶來整日的幽香，而且勝在便宜和地道，插它一季也不厭。有時我愛插白色的百合，花如喇叭，葉如劍，很秀氣；有時插一大束茉莉也好，非常中國化，插完還可以將花朵晒乾冲茶喝，一物二用。

當然，大多數時間我是什麼花也插，只要在花店碰上新鮮又合心意的，便會買回來左插右插的。我雖未曾學過什麼插花藝術或花道，但非常喜歡這個創作歷程。

枱面上一束金百合，昨晚買回來仍是含苞未放，現已開得璀璨，伴着幾條金魚草在花間穿插，若隱若現，即使平時多忙，埋首於文件、稿子之間，只要抬頭一看，盆花向我展顏，則什麼煩惱也拋開了。

兒童膠水筆

展醫館

麗芬

其是在各種文具方面，更是多采多姿。

這一款乃是膠水筆，充滿幻想力的小朋友，更可以用此爲「神仙棒」，因爲那個星形的膠蓋，確能增强其效果。

至於使用方面，乳膠頭的設計更易於塗搽，不怕塗出界，故此在勞作室中使用更加別緻。這款設計的膠水筆乃日本製品，每支售價爲五元。送給小學生，必受歡迎。目前剛開學，合時矣。

流一務服車護救

在香港，救護車的服務，可以說是世界一流的。只要有什麼地方出事，或有什麼人受傷病危，只要撥個「九九九」，救護車會眞正做到電召即到，在最短的時間內趕到，然後又以最快的速度把病人送到醫院搶救。

不管在任何地點、時間、場合；也不管颱風、下雨，我們都能看到救護車的工作人員在忘我地執行任務，做好工作。他們不怕骯髒、不怕艱險，一心一意履行一個公務員所應盡的任務。

每當我耳聞目睹救護車在鬧市或小巷鳴號急馳的時候，我會油然對車上的救護人員肅然起敬！我想，不知道什麼地方又出事了，也不知道有誰又受傷病危了。這些救護人員本着「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的精神，奔赴現場，搶救受傷病危者。

這雖說是他們的本職工作，但他們並沒有白拿納稅人的錢。在急功近利、一切商業化的香港，他們的這種以救人爲己任的精神，的確是難能可貴的。

往往會看到這麼一種情景：某一部救護車不停地鳴號，急欲前往某一出事地點救人，但因塞車排長龍，致使救護車只好停在長龍後面，無法前進。遇見此種情況，可把路旁的行人急死了。建議那些駕車人士，若聽到救護車鳴號要穿過馬路，應主動避開，讓救護車能及時趕去救人。

聲聲慢

黑的大衣與白的大衣

珍妮